

A12

全国稀有剧种
上海展演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民演艺微信公众账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38 期 | 2015 年 10 月 18 日 / 星期日 首席编辑 / 胡 欣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zb@xmwb.com.cn

体验
“通宵歌剧”

艺术节·幕后戏

昨晚,有身穿整套运动衣裤、脖子上戴着颈枕、手上搭着毯子的观众走入了上交音乐厅——按国际惯例,穿着礼服去看交响音乐会也不为过。不过,哪怕此次参演第 17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“24 小时音乐会版歌剧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”,是奠定瓦格纳“乐剧”的代表作,主办方也能接纳身携各色装备来上交音乐厅“通宵看歌剧”的人们。今天中午前,最后一场《诸神的黄昏》将继续上演,直至傍晚。

“就像准备飞国际航班”

奥地利蒂罗尔音乐节的“24 小时版指环”,分为 4 场,在 3 天里演完。“任务最重”的是昨晚到今天凌晨,第二、第三场连起来欣赏的感觉,让人回忆起曾经风靡一时的“通宵电影”。上交工作人员原以为第三场的票子会卖得很差,因为其跨度为昨天 23 点至今天凌晨 4 时 10 分。但是事实上,其他三场的出票率达到八成以上;“通宵场”的出票率也超过了七成。而且,因为票价相对不贵,观众男女老少均有,还有不少外国人。

不少事先做过功课的观众,是以“准备飞国际航班经济舱”的标准准备的。最完整的“套装”是,身穿运动衣裤、足蹬运动鞋、脖子上架着颈枕、膝盖上披着薄毯、腰后垫靠枕。手中拿着节目单查询时,还不忘自备一个 USB 接口的小灯,只照亮页面,不影响他人。

观众靠咖啡 演员靠“红牛”

演出团队有浩浩荡荡的 100 多人,包括演奏员、合唱团队和三十多位歌手等。每场演出有 2 次幕间休息,每次休息的时间里,观众到一楼大堂咖

啡厅门口排队买咖啡;演职员聚在演职员休息区里喝“红牛”、吃汉堡。据悉,主办方为他们准备了 40 箱红牛,但是消耗量不过十分之一。听说,这支外国演奏、表演团队,在上演这台演出之前,接受了前奥林匹克帆船冠军选手的体能训练。不过,也有个别演奏员在休息时,也直接躺在地上“眯一歇”。

相比之下,观众体能是未经训练的。实话实说,过了今天凌晨 2 时半,最后一个幕间休息之后,还留在观众席里的,颇有几位瘫在座椅上甚或真的睡着了。“只要他们不打鼾,不影响其他观众,我们也不会叫醒他。”工作人员的处理也比较温柔。上交音乐厅设了 3 个大面积公共休息区,每区摆放了三四十把椅子。电梯下有个大沙发,每次幕间休息,就会有观众来躺着休息。记者了解到,第三场演出售出了 752 张门票,有大约 500 位观众留到了最后。

餐饮都延时 门口停出租

就算演出时长非比寻常,可以穿戴随意,但是依然不能带着食物和有颜色的水进入上交音乐厅。解决肚饿、可以提神的办法就是三明治配咖啡。因此,每次幕间休息时,一楼咖啡厅总是排着长队。主办方还联系了周边三家餐饮店根据演出时间,分别延长至 23 时。

凌晨 3 时的复兴中路上,秋风卷起枯叶的图景,因为配合着偶尔呼啸而过的车子 and 空无一人的街道,让人感觉近乎“肃杀”了。“通宵歌剧”演得比预计得要快,4 点之前就结束了。当观众疲惫地走出大门时,60 辆出租车已经排好队在门口等候。此时,一位有气无力的观众感慨道:“假使我是指挥,两只手举起来 10 分钟,就吃勿消了……还好,门口停着出租车!” 首席记者 朱光

“艺术磁场”约请大师“上课”

艺术节·每日记

有关手风琴的“任何问题”都可以当面向手风琴大师盖利安诺当面求教。

昨天,手风琴大师理查·盖利安诺来到上海音乐厅,参与由艺术节“艺术磁场”与音乐厅“约课大师”携手举办的专场大师班。短短 1 个小时,盖利安诺为 3 位业余手风琴学习者进行了“一对一”的指导。而这三位市民手风琴手,也是通过手机 APP 软件招募。其中包括长宁区江苏路第五小学的学生丁思诚。盖里安诺现场指导了他指法。现场观众投入地记了笔记,并在互动环节提出了关于乐器学习的问题。艺术节的磁场,不仅吸引来名家



名团,让乐迷们有机会欣赏世界最高水准的演出,还将大师们和普通市民,更近距离地吸引在了一起,让爱乐者有机会现场聆听大师的指导。也许,这正是艺术节最大的魅力吧。为上海音乐厅的“约课大师”点赞,为艺术节的“艺术磁场”点赞! 朱光 文 郭新洋 摄

杨丽萍“埋伏”了什么

艺术节·看点咯

杨丽萍新作《十面埋伏》昨、前两日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。作为一部讲述经典霸王别姬故事的舞剧,其摒弃了传统舞剧的叙事方式,将霸王、虞姬、萧何、韩信等人物提炼出来,放在更广阔的时空概念里,运用舞蹈和综合舞台手段,刻画每一个角色在特定时间、空间、处境下的内心冲突与纠葛。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,《十面埋伏》带有强烈的实验色彩。舞剧以中国舞蹈为主调,融合京剧、功夫、民乐、行为艺术、装置艺术等多种元素。整台演出不见刀枪,却在演员头顶悬挂万把剪刀。剪刀,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特殊符号,隐喻着隐隐蛰伏危机。演出最后,万把剪刀砰然落地堆成坟茔,意味深长。

《十面埋伏》的演员妆容以

传统京剧扮相为源头,服装造型也同样源自东方经典元素。由胡沈和饰演的虞姬,媚态芳艳之美,令人惊艳。出身梨园的裘继戎,饰演了一位颇具反叛精神的帅气萧何,举手投足间充满梨园风采,令人耳目一新。

尼采说过:“一棵树要长得更高,接受更多的光明,那么它的根就必须更深入黑暗。”舞剧中的韩信正是代表,杨丽萍为其设计了“黑暗”和“光明”两个面。

《十面埋伏》的故事源自历史,杨丽萍以舞蹈的形式重新演绎历史长河里的吉光片羽,以唤起观众对当下的观照。舞剧最后,漫山遍野的红色羽毛仿若飞溅的血花,飞舞诉说人生的无常;高空飞下的剪刀触目惊心,在十面埋伏的氛围里,挥舞起你争我斗的残酷。只有虞姬身上的红绸,虽损毁于战乱纷争之中,却如同暗夜中的一点烛光,为人们的内心带来些许希望和抚慰。 本报记者 张芸

杨丽萍:因为有了更多的积累,《十面埋伏》对我来说没有挑战

从“意境”走入“埋伏”

艺术节·人物像

很多观众在《十面埋伏》结束后,一时不知该如何评价这部作品。这部舞剧埋藏的信息量很大,就算是熟读那段历史的观众,在面对黑和白两个韩信的出现时也需要时间去消化。

杨丽萍在舞台化妆间受访时表示,这出戏很不传统,非常不传统,带着极强的实验性。她更愿意称《十面埋伏》是一座“舞蹈剧场”。她在剧中加入了各式各样的艺术手段,例如时刻悬挂在演员正上方的一万把剪刀,以及最后时刻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的“血海”。演员们的动作幅度很大,有充满力度的撕扯、踢踹。临近结束时,有几

个演员被挂在舞台上空,战士死后被暴尸的一幕非常具象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杨丽萍说,很多人会问她,这一次的创作难点和挑战在哪里,其实在《十面埋伏》里,她自认没有挑战。“我的创作是分阶段的,年轻的时候,你们看我演一个傣族小姑娘,我的角度是寻找雨露和阳光。之后,慢慢地在舞蹈中寻找意境,月光和孔雀。而到了现在,我的人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有了更多的积累。”

那些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,美丽而又残酷,被杨丽萍称之为暴力美学。看她的作品不再是体会“美和意境”这么简单,而是会跟随杨丽萍的思维,感受到生命的流逝、信息的叠

加。“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,权力的争夺,对王位的觊觎,其实每一个人从诞生起,就要面临无数未知的危险。我设置的那些剪刀,正有此意。”

在杨丽萍看来,《十面埋伏》有更多的“现代意义”,“埋伏,不仅仅是古人的恐惧,现代人也有,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埋伏——外界的,心灵的,时时刻刻。这是很现代也很普遍的人性的东西。”

谈到昨天剧场里出现很多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来观看。杨丽萍直言,“我非常不希望在《十面埋伏》的剧场里看到小孩子。不是说少儿不宜,这根本就不给他们看的剧,但家长还是带他们来了。对此,我很遗憾。” 本报记者 张芸

